

红军经过青甘边境的时候

本社編



青海人民出版社

紅軍經過青甘邊境的時候

青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西寧

紅軍經過青甘邊境的時候

青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日報印刷廠印刷 青海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767×1092公厘1/32·印張1 $\frac{8}{16}$ ·30,000字

1958年9月第一版 195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80

*

統一書號：10097·51

定價：(9)0·19元

編 者 的 話

1934年10月，中國工农紅軍在共产党的領導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和祖國的命运，坚决北上抗日，开始了举世聞名的二万五千里長征。他們歷經千辛万苦，爬过了高聳入云的雪山，越过了荒無人烟的草地，冲破了國民黨反动派的重重包圍，终于到达了陝北革命根据地。这些無产階級的英勇战士，用他們的鮮血在祖國的历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詩篇。

为使讀者了解紅軍長征路过青甘边境时的英雄事蹟，學習紅軍的英勇頑強、忠于無产階級革命事业的优良傳統和高貴品質，我們从各地报刊上选出了七篇文章，編成这个集子。我們相信，讀者在讀了这些感人的文章以后，对于中國革命的艰苦的历程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新的幸福生活，干劲十足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設的热潮中。

青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目 录

保衛党中央的一战.....	張光華	1
夜渡黄河.....	光 超	6
巧夺一条山.....	光 超	10
难忘的河西三个月.....	戴克林	13
苦战臨澤.....	秦基偉	25
把紅旗插上南山头.....	李來子	35
祁連山，我們还要回来！.....	肖永銀	38

保衛党中央的一战

張光華

国民党反动派派魯大昌在臘子口阻击紅軍失敗后，仍不甘心，繼續派馬鴻奎、馬步芳的騎兵在甘肅阻擾中央紅軍与陝北紅軍会师。

大西北黄土高原的景象和南方大不相同，到处是光秃秃的大黄山和被雨水冲刷成的深壑。道路都在兩山之間的平川里蜿蜒着。部隊过了甘肅南部的岷州約四、五天以后，到了草苗子附近。我們紅二師六团正警衛着中央机关在一条由西南向东北的平川里休息。西北面是一片連綿不断的山头，西面有一条小路斜插到川里。中午，突然發現敌人一隊騎兵从这条小路奔襲过来，首先和我們前哨打响了。如果讓敌人冲上了附近的几个山头，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央机关的安全。我們八連被調往主要方向進行阻击。

部隊迅速地進行了战斗動員，全連同志一致向党支部表示：坚决完成阻击任务！

战斗还没有全部展开，敌人和我們同时奔向小路边的一个較高的山头，等我們快到山头时，敌人騎兵已經先冲了上去，并越过山嶺准备繼續往川里压。連長帶領一、二排和机槍班搶占了另一个較矮的山头，把敌人頂住了。

敌人占領了这个較高的山头，能用机槍直接威脅到川里部隊的行动。营長命令我們：“为了保衛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必須把敌人从这个山头干掉：就是打倒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分鐘，也不能退！”

我当时是指導員，帶着三排占領了右翼的一个小山進行側

击。我們这个山头离連長那个山头約三百公尺，山頂方圓不过二、三十公尺，尽是光秃秃的黃山，很难隱蔽。在我們前面約六、七百公尺的山梁上，敌人的几挺机枪能直接打过来。更討厭的是前坡四、五十公尺处凸起一个小土包，影响發揚火力。我和三排長研究了一下，决定找个班長帶半个班插到那里去，以消滅正面的死角。这是个很重要但又是比較危險的任务。支部書記李河志同志爭着說：“讓我帶几个同志去！”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完成任务很坚决，过去又当过班長，我就批准了他的請求。在山頂主陣地上，排長帶一个班守在左前方，我帶一个半班守在右面。战士们兩、三个人合用一把工具，在敌人火力威脅下挖了个簡單的單人臥射掩体。

敌人在正面受阻后，向左右迂迴过来。敌人在山背下馬后，不料首先竟向我排發起冲鋒。企圖把我排兵力吸引过来，然后向一、二排方向進行主要突击。我們全排不到三十人，每人只有五、六排子彈和兩三个手榴彈，一挺輕机枪也只有三、四百發子彈，敌人不靠近，我們是不打槍的。对面山上敌人机枪响成一片，子彈在我們身边噓噓直叫，冲击的敌人也哇哇地过来啦。他們七、八十个人挤在一起，端着刺刀，也不弯腰，大模大样地走着，連通过我們前面一段開闊地都不跑步，我心想：要讓你尝尝紅軍的厉害！我喊道：“同志們沉着气，等他靠近了再打排子槍和扔手榴彈！”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我們背后，我們就是死也不能后退！我們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地瞅着敌人。二百公尺，一百公尺，五十公尺了，我一声喊：“打！”“嘣、嘣！”“轟、轟！”排子槍和手榴彈在敌羣开了花，友鄰的支援火力也在敌人側面一陣猛打，敌人丢下一批死尸，鬼哭狼嚎地滾下山去。过了几十分鐘，又上來了一百多敌人，又被我們打了下去。在我們陣地面前橫七豎八地躺了敌人

几十具尸体。我們也伤亡了七、八个，彈藥剩得不多了，敌人兩次冲击都沒有成功，远远地直朝我們打槍，看样子他是不会死心的。我喊道：“節省彈藥就是勝利！”

連長那边漸漸打熱鬧了，連我們營的重機槍和团的迫击砲都开了腔。远远看去有一、二百敌人在輕重機槍和迫击砲的掩护下冲向連長他們占据的山头，但不久就潰退了下来，象一羣鴨子被一、二排一直赶了下去。大家看一、二排夺回了敌人占的山头，解除了敌人对川里的威脅，都乐得直叫好。一、二排的勝利給三排全体同志極大的鼓舞，增强了坚守陣地的信心。有的同志提出：“要向一、二排學習，坚决守住陣地，不准敌人前進一步！”我心里也輕松了一半，心想：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可以通过了。

一、二排向前一伸，我們可难和他配合啦。这时，我們彈藥少，火力一稀，上來几十个敌人把支部書記他們包圍了，被圍的四个战士已經兩死兩傷，支部書記本人也已經負傷兩次。在这种短兵相接的情况下，手榴彈已經扔不出去。如果他們陣地失守，將直接威脅着我們的陣地，并威脅到川里和連長他們的后方。我正想組織反冲击，这时，突然看到支部書記在彈雨中站了起来。他兩只手高举着兩顆拉着了火的手榴彈，迅速跳出掩体，冲進敌羣。敌人吓破了胆，槍都不知道放了；抱着头回身就跑，可是哪里來得及，“轟”的一声，烟霧騰空，山谷轟鳴，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李河志同志和七、八个敌人同归于尽了。那年李河志同志才二十來歲，他用年青的生命捍衛了陣地。



突然，支部書記兩手高舉着兩顆拉着了火的手榴彈，冲進敵羣。

復仇的烈火在全排同志的心里燃燒了起來。這時，小土包兩側還有幾個敵人，我剛喊了聲：“三排長，冲！”三排長和他那個班的六、七個人馬上呼喊著：“為烈士報仇，殺呀！”英勇地向敵撲去。全排陣地上都象山洪爆發一樣地喊起了“殺”聲。戰士們真恨不得把敵人撕成碎片。雪亮的刺刀插穿了敵人的胸膛。兩顆手榴彈的烟霧還沒有散盡，陣地就全部奪回來了。剩下五、六個敵人沒命地跑了回去。戰士們表示：一定要和陣地共存亡！

这一下把敌人打的好久不敢再来了。而连长那边却还是打得象开了锅一样。

一个多小时以后，天都快黑了，敌人又象老鼠一样地从山沟里慢慢地爬上来。全排剩下的十来个战士，打出去一排子弹和最后几颗手榴弹之后，就跳出掩体，坚决同敌人拼刺刀。为了便于观察，我一直跪在地上指挥部队作战。在这冲杀的同时，一颗机枪子弹打穿了我的右上胸。我右手一松，驳壳枪马上掉到地上，人也昏迷过去了。

正好这时，团的总支书记张国华同志来了，把我从弹雨中背了下来。后来，我在他背上隐隐约约地听到他说：“现在没关系了，中央已经过去了，团部正命令部队往下撤。”我心里一阵轻松，以后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方铨记）

夜 渡 黃 河

光 超

滾滾黃河的水，穿過甘肅省的中部。黃河東南岸的山川，與黃河西北面的丘陵，夾着翻騰的黃水，勢成天險。

這是一九三六年深秋時節，長征的紅四方面軍的西路軍，正在克服着重重困難，向北方，向抗日的道路上前進。

馬匪步青帶領着他的騎兵第五師，在黃河西北岸，設下了重重防禦綫。各個渡口上的船隻和筏子，都被收集起來，控制在他們的手里。敵人企圖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西路軍，堵在黃河東南地區，用分兵合擊辦法，一下子消滅掉。

當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來到通渭一帶時，敵人在早已布署好的河防上，加緊了警戒。敵人的雙翼飛機在時刻偵察着紅軍的行動，掃射、轟炸，輪番不停。

紅軍向靖遠一帶集結了，工兵們眼睛里流露出數月來征戰的困意。不知是憤怒還是要趕着完成造船任務，每個人從網滿紅絲的限里發出逼人的光，雙手狼狽地在解着木料。

靖遠北面，在五佛寺對岸的小蘆塘和中衛對岸的頭塘灘；靖遠西南面，在營場灘一帶；紅軍在這些地方運動隊伍，向河對岸敵營里射擊，槍聲時斷時起，時急時緩。敵人也隔河還擊。尤其是晚上，槍聲此起彼落，整夜不絕。顯然，已經在這兩個地區造成非常緊張的渡河戰鬥氣氛。但是，當給敵人造成錯覺後，紅軍卻將真正渡河地點，選擇在這兩個地區的中間空隙地帶——東灣子的北面。

一九三六年，農曆十月二十日的早晨，渡河先頭部隊，紅

九軍的特務營已經全部开到东灣子北面的三岔河地区。这里不算交通要道，可是地势險要，小河与黄河汇成丁字形，南北兩面的山夾着小河，逼緊黄河。三只剛作起的新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小河北面的山林里，船上撒滿了樹枝、樹叶和乱草。看守船的战士、工兵，还在檢查着船的各部。特務營的战斗員們，躺在河南面的山坡上晒太陽，有些人在睡覺、有些人在玩着，三連三排副排長張金山正在收拾着自己編成的草鞋。

下午，張金山得到上級的指示，要他們在晚上第二批渡过黄河，过河后与第一批渡过河的兄弟部隊同时向敌人發起進攻，把敌人赶出灘头陣地，压住敌人的火力，讓自己的主力部隊安然地渡过黄河。

敌人的四架双翼飛機，整整在这里瞎嗡嗡了一天，它不时向黄河里俯冲，有时还扫射。可是紅軍的渡河先头隊伍，在山上安然的休息了一天。張金山站起來伸了一个懶腰，說：“你（飛機）算有功，白天替我們放了一天哨，再等一会儿，你掩护我們过黄河吧！”

三岔河对岸，是一片大平原，太陽已落在地平綫上，七零八落的槍声，从敌营里不时傳出，敌人想借此壯壯胆。

飛機已不再嗡嗡了，工兵、水兵很快地將船抬到河边，下了水，一切渡河用具都准备停当了。

張金山領着他的人員，來到河边，每个人臂上都纏着一片为在夜間战斗分清敌我的标志。張金山向战士們布置着任务，并且檢查着每个人所作的准备。

第一批渡河的部隊，登上了船。

夜，是这样的靜，嘩嘩的流水声，槳落水的啪啦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唯有敌营里零星的槍声，划破晴空，穿進山谷，又由山谷中呼聲應地回過來。人們的心，緊緊的縮在一起，为



張金山他們，以最快的動作，跳下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搶上岸去。

第一批渡河的兄弟部隊捏一把冷汗。張金山他們的“博浪林”機槍口，朝着敵人陣地架得好好的，準備着狠狠地打擊敵人，支援兄弟部隊。船一直駛向對岸，敵人並沒有發覺。

張金山他們也上了船，敵人還是沒有發現，船一尺二尺的向前浮着，眼看快到對岸，敵人的瞭望哨一面鳴槍，一面狂呼：紅軍過河了！敵人碉堡里冒出了火舌，密集的子彈，打得船周圍的水象開了鍋。船头上架的“博浪林”機槍，也嗶咣了，船一直向對岸沖去。

第一批渡過河來的部隊，看見接上了火，就很快的占領了有利地形，從敵人的側面攻去，敵人只好調轉火力去對付側面突如其來的攻擊。張金山他們，以最快的動作，在碼頭旁邊敵人火力封鎖不到的地方，跳下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搶上岸去。

第一次渡河的部隊，漸漸向敵人陣地逼近。張金山上岸後，喊了一聲：“跟我來！”大家便一股勁拿下了碉堡。敵人支持不住了，便往後撤退。第一批第二批渡過黃河的部隊合兵一起，猛追猛擊，敵人還沒有來得及進入他們早已準備好的第二

道工事，紅軍战士的麻辮子手榴彈就赶到了，敌人連头也不回一股气跑掉了。

后援隊伍，在激战中过了黄河。过河后兵分兩路，一路向中和堡方向打去，一路向景泰方向打去。敌人乱了，紅軍趁机全部渡过了黄河。

敌人在黄河沿岸准备了五个月的防御綫，被紅軍一举摧毀了。

巧夺一条山

光 超

紅軍北上抗日，反动派布下重重障地、关隘來進行封鎖。蔣介石給馬步芳打电报，叫馬步芳“竭力痛剿”。可是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西路軍，粉碎了馬步芳在甘南的封鎖綫，現在又冲破了馬步青的防綫，渡过了黄河，突破了敌人設下的包圍圈。

过黄河后，紅軍很快向北伸展，駐札在三角城、老龍灣、景泰一帶的馬廷祥等反动軍隊，都被紅軍压得逃回城里或別的障地里去了，不敢出來搗乱。紅軍比較順利地一直插到一条山（地名）。

馬得彪、馬進昌两个团的敌人，在这里又擋住了紅軍的去路。馬蹄形的一条山光秃秃的，沒有樹木，只有敌人早已挖好的几道防御工事，象蛇一样蜷曲在山梁上。敌人想依靠这优良的地势和坚固的工事來阻止紅軍。当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進軍到馬蹄心內，便打了起來。特务营三連三排付排長張金山也指揮着战士固守住障地，他在战溝里只听得战士們在議論：

“两个团的敌人就想擋住我們的大軍，这簡直是用雞蛋支碌礮！”

“那可不是，我看，只要我們七十五团、七十三团再加上咱們就可以收拾掉他們了，殺雞也不必用殺牛的刀。”

張金山听着听着笑了，心里說：“北上的道路，沒有平坦的，但是必勝的信心确实會使我們踏出一条平坦的道路來，这些有必勝信心的同志，是我們力量的泉源。”

仗，打了一天一夜，敌人眼看就要被紅軍赶跑了。敌人总

指揮馬元海，由茨爾離向一條山趕來。敵人的力量增大了好多，在數量上與紅九軍勢均力敵。紅軍恐怕敵人再來增援，便派了一支部隊，到離一條山二十里遠的鎖汗堡，包圍了住在这里的敵旅長馬祿所屬的一個團，並派騎兵去阻擊由景泰前來增援的馬廷祥。

從農曆十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六年）起，好像拉鋸一樣，紅軍攻上去，敵人又撲下來，戰鬥一直進行了五天。

不說打仗，單說吃水這件事，敵人也渴得不差啥了，他們也該垮了，但是敵人哪能死下心。十一月四日拂曉，敵人總指揮馬元海組織了反沖鋒。他們不只是想奪取紅九軍控制的水源，更緊要的是要消滅紅九軍。他們從三面包圍下來，九軍就與敵人展開陣地戰。這時，紅三十軍一部分，奉令增援，從五佛寺連夜趕到一條山，聽見前面槍聲響得激烈，便叫重機槍跑步向前。瞿現章他們抬着機槍，一口氣跑到一條街（村子），重機槍不停點地響了一陣，敵人的沖鋒失敗了，就回撤。

當敵人沖鋒在緊張階段，紅九軍七十五團，暗暗地運動到一條山的東面，占領了一條山東面敵人的陣地。敵人沖鋒不成功時，退了回去，七十五團頂頭一打，敵人死傷慘重，撒腿都逃回西面的陣地里去了。

七十五團剛剛控制了山上陣地以後，馬廷祥帶領兩個團也趕到一條山，他們企圖從一條山東北角上的一道山溝里偷偷上來，打七十五團個措手不及，把七十五團壓下山去。七十五團為了節省彈藥，讓敵人領個教訓，機槍在山溝兩面架得好好的，假裝着沒有發現他們。敵人進溝時沒打，敵人進了一半還沒打，等敵人全部進入溝內，機槍一齊向敵人隊伍里打去，敵人想跑，後面溝口早被機槍封鎖住了，跑不脫。馬廷祥指揮着他的隊伍向山上沖，但是沖了許多次，沖不上去。敵人死挨打，

还不上手，三冲两冲，馬廷祥也被打死了。敌人乱了灘子。七十五团在溝崖上一声喊，滿山坡的人压了下去，两个团的敌人，活活的当了俘虏。

風守一条山的敌人，也早已趁机逃跑了。